



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号



晋江新闻网微信公众号

2022年12月22日 星期四
农历壬寅年 十一月廿九

JINJIANG ECONOMY NEWS

晋江经济报

E-mail:jjb419@yahoo.cn

菲律賓版

第3482期

晉江新聞網

www.ijjnews.com

任何一種文化，來路往往決定它的走向。

晉江歷史悠久，文化厚重，源于中原的儒家文化與來自海洋的拼搏精神、多元宗教和僑鄉風土相結合，孕育了兼愛懷仁、崇德尚義的慈善傳統。回望來路，找尋晉江薪火相傳的慈善根脉，探尋“達則兼濟天下”的基因是如何深深地融入晉江人的血脉——

家國情懷 厚植根脈

本報記者 常勵煊 李玲玲 楊靜雯



晉江自唐開元六年(公元718年)置縣，歷來是泉州首邑，素享“海濱鄒魯”美譽，“海上絲綢之路”起點之一。晉江民間慈善事業可追溯到唐代。

唐代，日輝禪師建造位于潘湖南畔的吟嘯橋。宋代，安平商人黃護捐錢萬緡倡建晉江通衢南安的跨海大橋——安平橋；青陽海商王元建開元寺、佛殿，造蘇埭石橋。明代，鳳池商人李英(李五)獨資修葺洛陽橋。清代及民國時期，民間自發地收養弃嬰、賑濟灾民、救治瘟疫等慈善活動蔚然成風，社會慈善人士層出不窮……

千年來，慈善之光照耀着晉江，家國情懷更是深深植入晉江人的根脉，潤物無聲地滋養着這片大地。

為善得福
人多好義的樸素緣起

說起晉江慈善，李五是一位繞不開的人物。

“之前重陽節我捐了點錢，他們今天還送了牌匾過來。”李桂林是李五紀念館的副館長，也是李五的第十七世孫。從教育崗位退休後，他便一直在紀念館工作。12月6日下午，他拿着剛收到的池店鎮老年協會送來的感謝牌匾仔細端詳着，并向記者講述了李五的傳奇故事。

如今的池店鎮池店村就是明代的鳳池所在地。當年的鳳池是泉州南門外水陸交通最便捷的村莊。它南臨晉江平原，有數千頃良田，加上氣候溫暖，為種植甘蔗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。

年少時的李五隨兄長從商，精于商務的他察覺到了巨大商機，利用家鄉優越的地理條件，大力發動村民種甘蔗，然後大量收購甘蔗榨取蔗糖，再將這些蔗糖由船運送到江浙、京津等地販賣。返鄉時，李五又從江浙收購大量棉花，請北方師傅一起回到家鄉，讓其傳授家鄉婦女紡紗織布和制作綢緞的技術，教男人彈棉花、染布，再將織造成的絲綢紗布銷售到海外各地。這一南一北、一進一出，踏實經營數十年，李五成為泉南商界的一代富貴，“富不過李五”成為當時的俗諺。

明朝開放的環境使得泉州一帶的商貿事業得到了空前發展，造就了不少富貴商人。但為何李五的芳名能廣為流傳？這便源于俗諺的下半句——“善不過李五”。

“修了將近六尺，這是從來沒有的！”李桂林比畫着紀念館內展圖上的洛陽橋說道，言語間盡是自豪。建于北宋的洛陽橋，歷史上有過大小重修20次，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重修工程，便是李五獨資資助的。

據《泉州府志》等史書記載，明宣德六年(公元1431年)，洛陽橋由于長時間沒有重修，已難以通行。當時新上任的泉州太守馮渙和晉江縣尹劉珪商量後決定，祇有把橋墩修高，才能解決被潮水淹沒的問題。但是修橋得有資金，可地方財政拮据。後來，他們聽說池店有個李五能修成，于是請他來幫忙。本就有修橋的李五，當即就接下了這個“大活”。用時三年，耗費巨資，洛陽橋的橋墩增高將近6尺，從而消除了漲潮淹橋的危險，造福一方百姓。

李五一生善舉不計其數：捐建六裏陂排灌工程、修造吟嘯橋、重修洛陽橋、建桂岩書院雕塑……除泉晉一帶外，當年李五主要的經商地浙江寧波鄞縣，至今仍留有紀念李五的“恩公井”“恩公祠”。樂善好施的李五精神不僅影響了其子孫後代，更促使晉江人將慈善嵌入基因裏。

在晉江，不單是家擁巨資者才能成為慈善家，許多平民百姓遇有義舉，也竭力而為。有文獻這樣記載：“人多好義，凡邑中興建大事，及尋常施捨，家非富饒，亦耻為人後。”

時至清代及民國時期，晉江人在異國他鄉打拼，為了謀求生存，組成了以血緣、地緣、業緣為基礎和紐帶的各種社團，守望相助。隨着與外界交流互動的增強，海外晉江人的慈善文化也深深影響到了晉江本土，逐漸形成海內外互相呼應、互幫互助的良好局面，並成立了一些具有近代特色

的慈善機構。

1844年，晉江安海育嬰院(原名養生堂)成立，這是閩南最早的僑辦慈善機構，至今已有178年的歷史。

“古代的中國社會重男輕女，貧苦家庭生下的女嬰有時會被拋棄。有書記載，僅1844年，安海一帶弃嬰就達453人。”晉江安海育嬰院院長陳祖昭介紹，當年，正準備赴京趕考的倪人俊得知情況後，惻隱之心頓生。于是，他放棄個人功名，邀集鄉賢好友出資建立了養生堂(後改名為育嬰堂)。

在掌管育嬰堂的17年間，倪人俊救活的女嬰不下3000人。由于長期辛勤經營，他積勞成疾，去世時年僅47歲。據記載，臨終之時，倪人俊把兩個兒子叫到床頭，拼盡了全身力氣，說出一句遺言：“濟世利人，辦好育嬰堂。”

遵循着先祖留下的遺訓，倪氏家族的一代代後人把心血傾注到育嬰堂中，先後有4個人擔任育嬰堂負責人。從1844年到1949年間，育嬰堂累計收養弃嬰21500多人。1949年後，育嬰堂改為公立，用以收養失去父母的孤兒和殘障兒童。

“如今，育嬰院接收比較多的是孤殘兒童、留守兒童和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等困境兒童，還有公安系統送來的打拐解救的孩子。”陳祖昭說，由于集體養育的模式，孤殘兒童普遍缺乏家庭溫暖。他們大多自卑、敏感，渴望獲得支持和陪伴。因此，育嬰院引入社工機構，委托其開展青少年兒童抗逆力提升社會工作服務項目，通過能力提升、才藝培養、心理健康教育、作業輔導、社會融入等五大模塊提升孩子的合作與交流能力、同感能力、問題解決能力等，為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或融入正常家庭鋪路。

育兒之路漫漫，任重而道遠。雖然父母缺席了這些孩子的人生，但在育嬰院這個大家庭裏，他們應有的照料、教育和關愛並沒有缺席。每隔一段時間，社會團體或者個人都會前來探望、關心育嬰院裏的孩子。晉江市女企業家聯誼會會長陳省奎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每次看到這些孩子臉上露出喜悅和微笑，內心就感到非常欣慰。”陳省奎說，女企聯的每一位成員，既是企業家，也是母親，她們深知育嬰院是社會最需要幫助和關愛的地方，定向捐贈育嬰院是女企聯定下的常規捐贈項目。“祇要育嬰院孩子有需要，我們都將給予大力支持。”陳省奎說。

華僑反哺
鄉愁潤養慈善種子

如果說，晉江慈善的基因早在唐宋就已種下，在清末民國時期出現了現代慈善事業的萌芽。那麼，改革開放後，依靠僑資力量、利用“三閑”起步的晉江走上經濟騰飛之路，同時慈善這類種子則被打上了“華僑印記”：他們身居海外，卻始終心系“搖籃血跡”。

冬日暖陽下，位于晉江和平中路的機場貴賓樓更顯熠熠生輝。走進這座今年7月正式投用的VIP樓內，

能看到不遠處的停機坪上，飛機不時騰空而起，與正在建設的擴能改造工程項目，交映成一片繁忙的景象。

26年前，這個由政府民間齊心協力、海外鄉賢鼎力相助，捐資接近1億元(人民幣，下同)打造的機場，不僅是海內外晉江人的創舉，也是細說晉江慈善不可跳過的精彩篇章。

時光回到1992年，晉江邁開步子發展經濟，迫切與外界“做生意”的晉江人，久藏心中的“機場夢”日益升騰。以至到1993年，當晉江機場建設項目獲批時，晉江全市上下都沸騰了。

但面對2.6億元的巨額建設資金，讓當年財政收入祇有2.2億元的晉江“捉襟見肘”。“僅靠財政投入，哪怕是把一整年的收入都投進去，也不足以支撐機場的長期建設。”恆安集團創始人許連捷想起當年很是感慨。

在資金異常短缺的情況下，廣大海外鄉賢、臺港澳同胞，懷着繁榮家鄉的赤子之心和桑梓情懷，與家鄉人民一起將“曬谷場”鋪就成了飛往世界各地的“通天路”，造就了全中國唯一的“叢書機場”。這其中，捐資數額最多的，當屬金保利有限公司董事長、香港福建社團聯合榮譽顧問洪祖杭先生。1994年，得知家鄉要建機場的洪祖杭很興奮，毫不猶豫地捐資500萬元支持，他說這就是無法割捨的家鄉情懷。

而在菲律賓的僑領陳祖昌先生，在家鄉工作人員聯系他時，就立馬答應捐款100萬元。“晉江機場是海外華僑跟家鄉連接的一個平臺，我們無論走得多遠，都會和家鄉的親人緊緊連在一起。”陳祖昌說道。

“在那個時候，華僑是主要力量。當時國內的晉江企業都還處於萌芽狀態。”許連捷說，上世紀90年代，萬元戶都十分稀少，而華僑一捐就是幾十萬元、幾百萬元。“這也激發了我們眾多晉企業家的熱心。”許連捷說，彼時，恆安注冊資金也僅136萬元。但為了支持晉江機場建設，公司最終捐出了200萬元，“有力都盡出了。”

“上個世紀90年代初，晉江民營企業的規模普遍很小，大部分企業一年的利潤祇有幾萬元，但不計回報的晉江企業家捐出了利潤的很大部分。”一名參與機場籌建工作的資深人士回憶道，這期間，有5位磁灶鎮的民營企業家積極響應政府號召，各捐出人民幣55萬元、54萬元、53萬元、52萬元、51萬元，留下一段佳話。

為了實現“機場夢”，晉江人除了有錢出錢，還有地出地。在機場邊的高霞村，村民們同意無償捐獻價值100多萬元的269畝土地。彼時，晉江人建機場的熱情很高，不僅晉江市主要領導率先垂範，帶頭捐資2000元，機關、企業事業單位的幹部也紛紛捐款。“那個時候，體制內的工資三四百元，基本人均捐了一個月的工資。就連普通百姓和在校學生都爭先恐後地將平日裏省吃儉用的5元、2元、1元放進了捐款箱，點燃了僑鄉人逐夢藍天的夢想。”

“我一直記得母親從抽屜裏取出

30元，小心翼翼遞給我們姐弟三人的場景。”今年40歲的晉江市中和中心小學副校長李煒芯，參與過26年前那場史無前例的捐贈。李煒芯說，小時候家裏窮，10元可以頂得上自己一周的生活費。母親給三姐弟的30元，是一個小家庭對家鄉最深切的愛。

晉江華僑華人有濃厚的故土情結，在海外創業一有成就，便傾力家鄉的慈善事業，其中醫療、教育投入可謂最多。

始建于1946年的南僑中學，從校名就能看出華僑的參與。而歷經四更的校門，更是見證了無數華僑的慈善事迹，從借址定光庵作為校門，到連登門、修國門，以及如今的雨水紀念門，這一道校門，便濃縮着70多年來海外鄉賢捐資助教的歷史畫卷。

“在我上初中的時候，校門還是修國門，是1986年一位名叫施雨霜的旅菲校友捐資修建的。‘修國’就是取自他的父親施修國之名。後來學校擴建，施修國家族又捐建了新校門，就是現在的雨水紀念門。”施純長在1998年進入南僑中學就讀初中，在這裏度過了6年的學習時光，後又回到母校成為一名教師。

在他的記憶裏，校園生活和華僑是緊密相連的。從學習的教學樓、運動的田徑場，到用餐的食堂、腳下的道路，每一處都鐫刻着華僑的印迹。施純長調侃說：“我們學校除了公共廁所，校園內每一處建築都刻着捐資華僑的姓名。”事實也確實如此，“雨水紀念門”“雨霜樓”“純轉紀念樓”……踏入校門放眼望去，這座由華僑和當地熱心教育人士倡議創辦的中學，每一棟燙金字鐫刻的樓宇，都凝聚着一顆顆愛國愛鄉和慈善之心。

“不管我身在哪裏，都改變不了我的晉江心，我永遠忘不了家鄉的父老鄉親。”這是南僑中學高中1975屆校友施能獅說的一句話，這也是無數鄉賢反哺家鄉的樸實心理。

每一位海外僑胞都有一部艱苦創業的奮鬥史，反哺故裏，是一份鄉愁；捐資興教，是家國情懷，慈善事迹接續不斷更是文化的沉澱與傳承。

在華僑文化中成長，浸潤于慈善文化的一代代南僑學子，也不斷接過前輩旗幟，將慈善接力棒傳遞下去。1999年落成的純轉樓由南僑中學高中1979屆校友施維雄捐建、2000年竣工的圓丁樓由高中1976屆同學聯誼會捐建、2001年竣工的排球場由初中1960屆、高中1963屆同學會捐建……

“每棟樓都有故事，華僑文化蘊含的是家國情懷，也是慈善文化的傳遞。我們應該向學生傳授這樣的內容。”2018年，施純長萌生了編撰一本講述每一棟樓背後故事書籍的想法，也就是現如今南僑中學的校本課程用書——《以樓說僑》，“我們今年還要修訂一次，還有很多僑捐內容要更新。”這本書的編撰沒有定稿，正如僑背景下的慈善文化，源遠流長奔流不息……

據不完全統計，改革開放以來，晉江的僑捐總額已超40億元。2010年以來，晉江的年僑捐金額連續多年

超1億元，其中近半流向教育領域。僑捐教育就像“一盞燈”，照亮了晉江學子的求學路，也將慈善的種子播撒在每一位晉江學子的心中。

政府引導
文化自覺化風成俗

從“商行天下”到“善行天下”，晉江慈善的基因不斷發展壯大，慈善義舉薪火相傳、蔚然成風。2002年12月，中國第一家縣級慈善總會——晉江市慈善總會正式成立，標志着晉江慈善事業進入一個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嶄新階段。

2003年，晉江將每年的12月18日作為“晉江慈善日”。慈善日的系列活動，對宣傳慈善文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，提高了晉江慈善事業的知名度。晉江還將構建良風美俗與弘揚慈善精神結合起來，先後向全社會發出“簡辦俗事，捐資行善”“最炫公益，不炫嫁妝”等倡議，號召全市人民弘揚感恩孝道，擔起社會責任，把節約下來的禮金開支捐獻給公益事業，“保民俗、破陋俗、改舊俗、樹新俗”引領慈善新風。

如今，不比排場比慈善，民風向儉向德向善，群眾自我教化逐步上升為文化自覺。厚養薄喪、喜事新辦、遵德守時等新理念日益深入人心。

今年9月11日，英林鎮馬山村黨群服務中心一派喜氣，一摞摞百元大鈔被擺上案頭，提前聞知喜訊的老人們已經等候在一旁。“伊真有福氣！80歲了，身體還很健康。”“做人好，自然有福氣啊！”……聚在一起的村民自然地聊了起來，話題中心就是壽星施玉霜。

原來，當天是施玉霜的八十大壽。施阿婆不辦壽宴，反而將“辦酒錢”發給村裏60歲以上老人，每人1000元，還捐給村老人會5萬元，總計38萬元。施阿婆直言：“這樣過壽更有意義！”

施阿婆一家的舉動，不僅是晉江慈善之都、愛心之城的縮影，也是慈善實踐與移風易俗的互動。早年晉江，每逢老人做壽、婚喪嫁娶、孩子滿月，擺宴席、講排場，浪費多。近幾年來，情況發生了變化，越來越多的市民不比婚禮場面多大、紅包多少，而是把“辦酒錢”“慶賀錢”捐出來做公益。

據統計，截至2022年10月31日，晉江市慈善總會接受的民俗捐資已達18.54億元，占慈善捐資總額近一半。

在晉江市慈善館，珍藏了晉江自唐代以來慈善事業發展的印記。其中，一整面牆上懸挂的“熱心公益”“急公好義”“誠心保赤”“今之仲連”等數塊匾額，正是歷朝歷代慈善人物的慈行善舉，受到鄉裏稱道、官府肯定的力證。延續傳統的匾額文化，晉江在2004年出臺了關於命名表彰慈善事業突出貢獻人士的決定，并向獲獎人員頒發牌匾。截至2021年12月，晉江已累計命名表彰38個“慈善世家”、80名“慈善家”和38名“慈善大使”。

種德施惠，無關名，無關利。隨着時代的變遷，晉江慈善文化的內涵進一步拓展，突破了曾經的地緣、血緣特徵，演化成“拉幫帶”不分親疏遠近，形成“人人謀慈善、人人做慈善、人人享慈善”的新風尚。

在生生不息的歷史長河中，慈善不僅是一種救人于貧困危難的仁義之舉，更是一種貫穿于人心的仁德文化。宋元“東方亞歷山大港”的盛況猶然在耳，新時代的“晉江經驗”又令人擊節贊嘆。從小作坊到大企業，從愛拼到善拼，從激情到理性，從品質到品牌再到品位，從單純求富到富而有禮、富而好仁，晉江人的每一步都是這般自信、這般從容。晉江，與發展同步；晉江，與文明同行。

參考書籍：《晉江經驗——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縣域探索》《和諧社會與慈善事業》

